

荀子卷第十一

荀子卷第十二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

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先謙案陽注此一篇至辨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篇第十八下傳鈔者誤入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先謙正文儀準也文選東京賦儀姬伯之謂儀薛注儀則也言上是下之準則

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

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

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先謙案有當爲胥字之誤也據注云是不相須也則正文非相有明甚詩桑扈疏胥須古今字孟子萬章篇趙注胥須也是胥須字義並同故正文云無以相胥注即以是不相須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



文云有天下之後也。魏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古者天子千  
 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楊曲為之說。非是。古者天子千  
 官諸侯百官。○郝懿行曰。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  
 周三百六十。官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  
 氏官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然則依鄭此說。參  
 以記文可知。天子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也。中  
 千官古未有矣。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  
 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  
 之君。○先謙案。遂。聖王之子也。○孫也。有天下之後也。  
 執籍之所在也。○先謙案。執籍猶。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  
 中。○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王念孫曰。中。讀中正之內。  
 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  
 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  
 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  
 孫也。能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先謙案。注弱不任事。各  
 本任。誤在據宋台州本。正縣。天下謂持天下之衡。說詳疆國篇。  
 楊注。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  
 不願得以為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  
 先謙案。以上下文。義求之。能字不當有此。以安代。則字用暴  
 國獨侈。安誅之者。暴國獨侈。則誅之也。此能字。緣上下文能字  
 而。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  
 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  
 非奪桀紂。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  
 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  
 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  
 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天  
 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弑君乎。由用也。效  
 明也。用此論明之。○先謙案。注豈各本。誤其據。宋台州本。正。

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

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紂紂行日墮者毀也言以湯武為弑非有說也直為妄言誣毀之耳王念孫曰天下未嘗有說天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本無天下二字明矣先謙案天下王說是也此緣上文天下字而衍墮之紂說是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眾富國篇云非將墮之也議兵篇云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與此文皆當訓為毀注云墮損其義未諦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至彊

重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天下之人至眾非極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主重能王乎至王况反聖人備道全美者

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也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說見儒效篇其行之為至亂也王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為相對為文則行下親者疏不當有之字備好賭斯鴈解賭難稱於解難

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劓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僂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焉

稽考桀紂以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如此之為龜鏡也是為龜鏡也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王念孫曰楊朱未曉數字之意猶道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

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數也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行日疇者匹也罷者病也言不能任事也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俞樾曰疇者保也國語

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壽保也晏子雜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即保三族也管子壽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即能保也此文作壽者古字通耳說文士部塲保也凡作壽者皆塲之段字今世俗之為說者

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武為臣而殺之是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

過甚也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厄廢疾之如偃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厄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厄

大自以為神異也俞樾曰大乃而之譌而大篆文相侶因而致誤注云猶巫厄大自以為神異則曲為之說矣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

下○先謙案以下竊國竊天下例之兩人字可以有竊國不可

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可以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有

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王念孫曰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

而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

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

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

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

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

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皋陶方施象刑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也墨黥俗

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別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帳但以墨巾帳其頭而已○盧文弨曰注帳俗本作帳

今從說文玉怪嬰當為深嬰謂深濯其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篇改正下同怪嬰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纓鄭云有事其

布以為纓也深或讀共艾畢共艾畢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

為草慎子作草纓也共艾畢共艾畢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

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菲對履菲草履也對當為

也慎子作對言罪人或菲或象為履故曰菲對履菲對履

對方孔反對或為蒹履傳曰蒹蒹之菲也殺楮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楮衣純絲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

純以赤土染衣故曰楮衣純絲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

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

管子卷第十二

五

當射以履射當刑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幪巾也。劉  
 台拱曰共當作宮非當作刑殺當如字讀言犯墨戮之罪者以  
 草纓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刑罪以紉履代之殺罪以赭衣不  
 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郝懿行曰此皆  
 謂古有象刑也墨一名黜此墨戮謂以墨畫代黜不加刻涅慎  
 子所謂畫跪當黜也。綴於此墨戮謂以墨畫代黜不加刻涅慎  
 子所借字耳詩之勞人草草即極極矣慎子作草纓草與極蓋音  
 同假借字慎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餘詳畢艾讀當與刈同蓋斬  
 艾其釋以代宮刑也對履慎子作履紉紉難辨纓纓纓纓纓纓  
 殺赭衣而不純純緣也殺殺罪也今慎子作布衣無領當大辟  
 布衣即赭衣無領即不緣也去其衣領以代死刑慎子以為有  
 虞氏之誅尚書大傳以為唐虞之象刑並與此義合王念孫曰  
 墨黜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黜書大傳言  
 下刑墨纓知之極嬰上蓋脫刑。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不然以  
 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刑知之。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不然以

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  
 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  
 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鳥凡刑人之本禁

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為懲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  
 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起於亂

今也今之亂世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  
 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一物失稱亂之端也

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  
 先謙案稱權稱也失稱謂失其平楊注非。夫德不稱位能不

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  
 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云赤旆所

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謝本從虛校作赤旆王念孫曰  
 呂本作赤旆錢本旆作旆元刻世德堂本同案解蔽篇云  
 紂縣於赤旆則作旆者是先謙案王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  
 說是今依錢本改赤旆虞王本同。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  
 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  
不敢犯故重亂

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之罪固當重也○翻懿行曰治期無刑故重亂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也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

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先謙案湯

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

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

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也

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故魯人以糖衛人用

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盥謂之糖孟謂之柯或曰方言糖張也郭云謂鼓張也盧文昭曰案方言

盥謂之權宋本荀子注正作權但與正文似不合孟本作或

字今方言作孟至糖張也之糖方言作糖從手此注恐有傳會

部懿行曰注引方言盥謂之糖孟謂之柯蓋楊所見古本如是

今本糖作權宋本荀子注已作權或唐以後人據方言改耳一

革二字雖未能詳然攷史記貨殖傳適齊為鳴夷子皮索隱引

大簾云若盛酒者鳴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

之據此知鳴夷以革為之矣語盛以鳴而投之於江韋注鳴

鵝革賣參以揚雄酒賦則鳴夷乃酒器范籛適齊而為鳴夷子

皮此正齊人所用與魯人以糖衛人用柯文義正土地刑制不

合先謙案以用同義承上貢獻言各以其土物也土地刑制不

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道

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郝懿行曰儀與義同義

古作謹謂行誼也此言同服同儀猶中庸言同軌同倫王念孫

曰風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登蠻夷戎狄之國同服

夷戎狄之國同服又各在一方雖同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

不同制為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封外侯服畿外也禹貢五

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  
 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甸圻甸圻之  
 外男圻男圻之外采圻采圻之外衛圻侯圻之外甸圻甸圻之  
 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也蠻夷要服方  
 氏云衛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職方  
 謂鎮服蕃服也章昭曰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甸服者祭  
 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  
 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  
 亦然月祀於曾祖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壝也終謂世終  
 朝嗣王也。盧文弨曰曾祖今章注作曾高顯千里曰終字疑  
 不當有觀上文四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日祭月祀  
 句王不言終明甚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楊注而衍日祭月祀  
 時享歲貢二字誤脫耳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  
 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云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楊說非彼楚越者且時享  
 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日受制耶是規

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  
 雖正必有差磨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  
 通於權者言也。郝懿行曰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  
 畫揣摩不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則未足與及王  
 者之制也。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  
 語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  
 語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  
 謀知也傳寫誤倒在上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  
 又衍兩也字一則字井之龜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可馬彪  
 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龜戶媿反  
 。盧文弨曰正文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也龜蝦蟇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壇亦同義謂除地為壇  
 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  
 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  
 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  
 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  
 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讓意也蓋



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子則與子也

是不然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敵之名若上下相駢則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

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

也士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

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或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無不理又烏用禪位哉曰死而擅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

禪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曰舊校云

一本作決德而定次先謙一作決德而定次先謙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

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

先謙案偽與則兼符之命盡為民氓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

為同謂作為也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所歸不離叛也。俞樾曰

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

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

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

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

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朝

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為重出矣朝

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

案厭然謝本誤厭反鄉音向。先謙焉據宋台州本正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

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

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

來復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

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

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擅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

定次一天下一隆者天下之人有尊尊也在非論當為決說見儒效篇

荀子卷第十一

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  
 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曰老衰而擅  
 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禱讓之名哉  
 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  
 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  
 或者自以畏憚勞苦天子  
 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  
 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也  
 閒色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  
 也閒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  
 曼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  
 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蒸極也  
 曼而饋萬舞而進食也  
 日曼訓長也傳祭進膳列人持器以次遞傳故曰曼  
 也論語詠而饋謂祭也  
 此云曼而饋謂食也代舉而食  
 泉未詳蓋香草也或曰泉讀為藁即所謂藁也本也或曰藁為  
 澤澤藁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綴香馮俗書澤字作水傍舉傳  
 寫誤遺其水耳代舉而食謂焚香馮馮即更以新者代之也  
 文昭曰案正文舉本作泉故注一云泉未詳再云泉當為藁即

所謂蘭茝藁木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旁舉傳寫誤遺  
 其水耳東記天官書其色大圓黃澤即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  
 木皆脫誤若水旁作舉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  
 舉即舉字下云側載舉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舉蓋進食人  
 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頊煊曰淮南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  
 徹與此上下文義同馨舉古字通川劉台拱曰代舉當為我  
 主術訓注引詩鼓鐘代馨考工記鞀人作皋鼓王念孫曰周官  
 大司樂王太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馨而食  
 與奏雍而徹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代馨正  
 釋代馨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擊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百  
 九引淮南正雍而徹乎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五祀  
 作伐馨而食雍而徹乎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五祀  
 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  
 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  
 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吳郡係馬舌出火竈  
 吳越春秋作日出火於造造即造也  
 遠專言之則曰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為三公左馮翊  
 為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為是多方駢枝之執薦者百人侍  
 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禮為言何當乎  
 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謂四時迎五行之  
 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四時迎五行之

大禴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禴郊祀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室中靈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簋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為侍也。居則設劉台拱曰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依而坐也戶牖之閒謂之依亦作展展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盧文弨曰注所以自防隱也言朱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攷正都懿行曰張與帳同古以張為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二物與出戶而巫覡有負依而為三王念孫曰坐當為立說見儒效篇。出戶而巫覡有事男出戶謂有事被除不祥。出門而宗祀有事。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儀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祭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禘祥也。盧文弨曰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

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攷正。越席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為質素此云養安以為盛飾味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先謙案史記禮書正義側載畢云蒲草為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以養體也。側載畢正以養鼻。畢正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臭香也。莖香草也。言天子行持側載臭莖索隱引劉氏云側持也。今以側為邊側載者置也。言天子行持側載以香草自隨也。其餘則否。前

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軹錯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慎日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為節鄭云行謂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三公奉軛持納軛前也。納與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鑿以饋軛。盧文弨曰注內轡舊作內軛今據說文改正。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

者之列小侯元士次之記曰庶大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禮  
天子之元士庶士介而夾道道側以禦非常也○謝本從虛校  
視附庸也作坐道注二夾字竝作坐王念孫曰宋呂本作庶士介而夾道  
錢本及元刻夾道竝誤作坐道而慮本從之案作庶士介而夾道  
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轆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然則人  
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  
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為坐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  
 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也持老養衰猶  
 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老也  
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  
息安樂過此○郝懿行曰不老者不衰老也猶詩之言永錫難  
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注不老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  
非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案此當作猶有善於是者不與不  
讀為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  
日不老也或曰衍不字竝非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  
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  
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

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  
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陋者之說也不知道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  
小謂一國至不至猶言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當不當也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

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  
 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  
 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  
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  
 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  
英謂俊選之尤者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  
二子之篇○先謙案鬼瑣猶委瑣說見前儒效篇云英傑化之  
鬼瑣瑣之亦以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  
 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弄蠶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



非有異  
義也  
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  
農賈庶人猶讓則  
郝懿行曰吐者棄也  
論語此蓋極言菽粟之多耳非食而吐之  
也孟子言狗彘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糴米肥膾非聖世之事  
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  
拾遺蓋必中商之法有  
此禁令故荀舉以為言  
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足知  
榮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以丹矸重之以曾青  
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  
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  
犀象以為樹  
樹之於  
瑤玕龍茲華觀以為寶  
瑤玕似珠崑崙山有瑤玕樹龍  
廣中也  
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朝屬負茲爾雅  
日蓐謂之茲史記日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  
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瑤玕龍鬚翡翠珠  
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音相近  
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椁中或曰茲與髭同  
郭慶藩  
日上言以為樹下言以為寶蓋謂植樹犀象而以珠玉為之實  
也上言瑤玕下言華觀則龍茲非席明矣列女傳之龍疏亦列  
於珠玉之閒不得為席龍疏或即龍茲當為珠玉名猶左昭二

十九年傳所稱龍輔為玉名人猶且莫之相也是何也則求利  
也湯訓實為實於棺椁失之  
人猶且莫之相也是何也則求利  
之詭緩而犯分之差大也  
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  
郝懿  
國法必加罪責也詭訓責古義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  
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為責也俞樾曰詭疑說  
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  
致誤楊注非先謙案郝說是以犯分為差非畏罪責也  
夫亂  
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  
治賢者不得使  
不得在  
若使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  
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餓  
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  
言在上位  
紂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相  
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  
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  
也先謙案有讀為又雖此保  
而種之猶且必相也安得葬種哉  
不可得葬  
彼乃將食其肉而

斲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

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

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湖之中

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

○盧文弨曰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為淖又誤為潮

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

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

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殺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

德可以為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日以

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

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

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

是則必不得所求焉必不得求不鬪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

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

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俳優豈

哉○謝本從盧校注豈下無速字王念孫曰豈鉅知者豈知也

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言庸鉅或

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觀觀辭書楊讀鉅為遽而云豈速遽然

知失之盧刪注速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各本增然

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如今人家出

水滿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

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

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然則鬪與不鬪邪亡於

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

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

辱是過甚也解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弊

如字說讀為稅

前子卷第十一

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關也揚子  
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為噤。盧文弨曰上云說人以勿  
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適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即為  
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何益哉俞樾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  
謂不言揚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為陰說文口部陰  
口急也弊讀為敝言雖說之至於口陰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  
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  
楊注引法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為後人改竄故  
欺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益是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  
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將以為有益於人則  
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  
甚迂余謂與讀為舉纏黏離觀見舉皆則得大辱而退耳  
也觀註猶疑此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說莫病是矣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  
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先謙案隆正  
士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

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  
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  
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為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為師  
皆字正釋莫非二字觀林精帥皆字正釋莫非二字觀林精帥皆字正釋莫非二字觀林精帥  
則義不可通蓋涉上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  
文兩是非字而誤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辱者  
以見侮為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辱者  
不辱哉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辱者  
有執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  
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執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  
形執謂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  
執位也夫是之謂執榮流淫汗慢  
夫是之謂執榮流淫汗慢汗穢行也慢當為  
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捧搏捧持頭也捶  
詈腹脚捶皆皆杖擊也腹膝骨也脚古脚字腹脚謂則斬斷枯



磔斷如字枯奔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礪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礪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磔甚眾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藉靡舌繆藉見凌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藉靡舌繆藉見凌夜反靡繫縛也與靡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舌繆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亦恥辱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為成也曠雅以成俗即以為俗今本成上有為字乃涉上三為字而衍呂本無為字禮論篇俗成上亦無為字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庸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埤塗塞江海也以焦德而戴太山也埤塗以塗壘埤也焦德短人長三尺者○盧文弨曰蹟跌碎折博俗字荀書當本作埤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蹟跌碎折不待頃矣蹟與蹟同蹟也頃少頃也○郝懿行曰蹟者僵仆也不知類乃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假借耳二三子慕朱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體也○盧文弨曰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其書以鼻為礙亦有所本俞樾曰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宋子以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也○謝本從盧校作欲為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呂本作而以己之情為欲多是也儀載蘇轍本已之情三

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為欲多不欲寡也自  
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為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臣觀  
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為欲多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  
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作為欲多

明其警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

念孫曰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

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

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則以欲寡為非應之曰然則亦以人

之情為欲作亦以人情為不欲乎先謙案前一說當目不欲綦

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

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先謙案欲是已

若是以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警之

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

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

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

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受厚祿下至愿慙之民猶愿慙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

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

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自

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王念孫曰成文曲義

云文典文章也黔休亦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然而說不

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